

正义之歌



目 录

青春碧血

——记“长条山英雄连”

..... 杨锡琛 (1)

神话般的故事

——记一级战斗英雄侯满厚

..... 甘国良 (21)

英雄树下话英雄

——记“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李成文

..... 徐 慎 (41)

青春的火焰

——记“黄继光式的战斗英雄”傅越强

..... 梁书根 (59)

闪光的匕首

——记“格斗英雄”曾春华

..... 杨承尧 曹勇骅 (72)

崇高的爱 张惠芳 (82)

高地上升起的红星 于海东 (98)

硬骨头战士——曹保勤

——广西前线寄语

..... 叶沃森 (113)

不死的生命

——记“战场救护模范”肖传斌

.....李书怀 (122)

神炮连的新一代李金宝 (134)

血染长征路

——访某部一等功臣团侧记

.....张家新 (146)

“长杆子”拚刺刀董得春 (164)

儿子的心愿.....欧阳明发 (179)

先锋队里人.....鲁建华 (192)

火红的英雄花.....樊树森 (200)

一把锋利的尖刀

——记红军团“尖刀英雄连”

.....杜明品 王书俭 陈育才 (211)

生动的一课

——访一等功臣陈章

.....顾丰年 (223)

英雄智歼“地老鼠”邱吉灵 (234)

鲜血凝成的友谊刘永昌 刘桂桐 (247)

装甲兵史上的奇观陈志海 (258)

新一代的董存瑞

——记一级战斗英雄朱仁义

.....蔡 耘 (271)

编 后 (282)

青春碧血

——记“长条山英雄连”

杨 锡 璟

当中国共产党的巨手，把五星红旗插上天安门的那一天起，一代新人在党的哺育下成长起来了。他们，在崭新的课本上写下的第一页是：共产党万岁；赤诚的胸腔里，喷涌出的第一股感情激流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们怀着火样的热情，崇高的信仰，在党旗下，庄严的宣誓：

“为共产主义的事业而献身！”那么，一旦党需要他们在枪林中冲锋，弹雨中战斗，一旦面临伤与残、生与死的严峻关头，他们能不能象他们的父辈们一样，去履行、实践他们的誓言呢？

在烽火连天的自卫还击的战场上，在一个普通的连队里，请检验您的新一代吧！

一、党支部——运筹决策冲在前

虎逞威在山，鹰搏击于天。要知道您的新一代如何战斗，

先看看他们战斗的地方和对手。

自卫还击战开始，某部一连担任长条山主攻连。长条山，位于我广西爱店方向，北侧与我边界交蛙山相接，东侧和南侧与班听河相连；南北走向，北高南低，全长约三公里，正面为一点五公里；有四个无名高地，海拔均在四百米以上。守敌为禄平县军事委员会直属第七十八营第三加强连。前沿各阵地均设有防步兵绊雷、连环雷、竹签林。山头上、半山腰的地堡、暗火力点，封锁着每一条从草丛中踏出的小道。两道环形堑壕与隐蔽部相沟通，组成支撑点式的环形防御。整个阵地，势险地要，易守难攻。

一连党支部发扬军事民主，研究分析了敌情：决定绕过雷区，避实击虚，直插班听河、扁复村一带。作战方案是：一排主攻，三排助攻，二排负责牵制。这样，在兄弟连队配合下，将敌拦腰切断，分割包围，各个歼灭。

二月十七日凌晨，隆隆的炮声向全世界宣布：正义向负义、捍卫者向挑衅者还击的时刻到了。一连的主攻排象一支锋利的箭，射穿黎明前的黑暗，从右侧迂回包围，直插三号高地。闪闪的箭簇，是党支部委员、副连长林德先。

罩着山头的团团浓雾，渐渐退去，突击排已接近三号高地前沿。林德先带着尖刀班，拨开半人深的茅草，穿过蓬蓬簇簇的刺丛，细心地搜索着。在这地雷密布的前沿，每前进一步都面临死亡的威胁。而他，总是走在前边，用那炯炯的双目，为同志们开辟着通道。

“哒！哒哒！”枪声震荡山谷，弹光划破曙光依稀的晨

空。战斗的序幕拉开了。

“注意隐蔽！”林德先机警地朝后挥挥手，扒开一人多深的茅草，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山头上，敌人发现了动静，正朝他们前进的方向扫射。

突然，一颗地雷爆炸了。象把钢刀砍在林德先的左手臂上。顿时，血的小溪涌流出来。胳膊炸伤了，皮肉被削掉了一层，露出了白花花的骨头。一阵剧痛，向他袭来，象一阵猛烈的恶旋风，把他旋转在中间。头一沉，眼一花，几乎要倒下去。不能！战斗刚打响，自己是突击排的指挥员，是党在这个战斗集体里的直接领导者，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同志们的战斗情绪，决不能倒下！林德先顽强地站在草丛中，挺立在同志们中间。通信兵曹海青，忙掏出急救包给他包扎，连包了五个，都没有止住血。战士们纷纷劝他下去，并要来了担架。林德先镇定地看着同志们，用三角巾把象要断掉似的手臂挂在左胸前，谢绝了同志们的关怀，果断地调整了部署。他把冲锋枪带挂在肩上，紧紧抓住冲锋枪。黑红的脸上闪着几丝笑意，从容自若。身边的茅草、绿色的叶条上滚动着血珠，发黄的根部闪动着红光。大滴大滴的血从包扎处向外渗落着，三角巾染成了红领巾。那双溜圆的眼，紧盯着三号高地，坚定有力地说：“同志们，为党、为人民立功的时候到了，跟我上！”只见他一猫腰，又第一个冲在前边。

灰沉沉的天空里，弥漫着云烟。山坡上，手榴弹爆炸声，轻重机枪的号叫，炮弹的呼啸，构成了炽热的激战气氛。林

德先那吊着左臂的身影，穿行在烟雾中、弹坑里，右手的冲锋枪，向敌人扫射着，不断组织火力，指挥着各个战斗小组。仅仅一个多小时的激战，三号高地就攻下了。在炸翻的地堡、毁掉的堑壕和A型工事内，躺着三十五具东倒西歪的敌尸。

攻打四号高地的命令传来了。

四号高地前沿，一片水汪汪的稻田，暴露在敌人火力下。稻田里，丛丛青草，在没膝的汪泥中晃动。从附近茂密的小松林里，不时飞出冷弹。林德先指挥着一排、七班，快步穿行在开阔地上。猛然，眼前飞起了一片金花，一阵晕眩，林德先栽倒在泥坑里。

“副连长，”几个战士忙拢过来。

“不要管我！快，占领前边的有利地形。”林德先铁青着脸，那张善于逗乐的嘴紧绷着，手指着前边的一个无名高地，向几个跑过来的战士发着命令。他要挣扎着站起，身上的血与泥搅和在一起，军装已看不出颜色了。昏沉沉的脑袋，又倒进冰凉的水里。可是，他马上又清醒过来，费尽全力，挣扎着站起身，腿从泥里拔出，继续向前迈进。

林德先艰难地冲到无名高地，从望远镜里观察山头的堑壕、暗堡。向战士们发出命令。

“马国民，”刚从敌人手里缴获了一挺机枪的马国民，应声跑过来。

“敌人的观察哨，干掉它！”顺着林德先手指的方向，马国民看到了堑壕的出口处，在深深的草丛里，晃动着一个

绿脑壳。

马国民迅速架好机枪，一个长点射，绿脑壳不动了。

山头上，一个隐蔽的敌火力点，不时地变动着射击位置。一梭一梭的子弹泼下来。

“小鬼子，老子非把你消灭在活棺材中不可！”林德先左手抖抖索索举起望远镜。暗堡的射击孔里，向外喷吐着火舌。透过乱草的隐蔽，他看准了射击孔的位置。他把枪管放在吊起的左臂上，发烫的枪管，烙在没有皮肉的手臂上，象有无数钢针，刺在他的心上；头上的汗珠，伴着手臂上的血，湿透了眼前的土地。他咬紧钢牙，稳住白骨暴露的胳膊，右手食指狠狠地扣动了扳机。

“哒——”一梭仇恨的子弹，扫进了敌火力点。瞬即，同志们一跃而起，向前又冲出了几米。

林德先惨白的脸上，浮起了笑意。他抽出一个弹夹，准备换上。一团火舌，朝他舔卷过来，象头上被猛击一棍，林德先顿时又昏厥过去。

他在略带凉意的山风中苏醒过来，睁开眼，黑烟翻卷的山顶上，敌人的机枪还在喷吐着毒焰，冲锋的战士们被压在山坡上。林德先右手取出手榴弹，满是鲜血的下巴，压着弹体，弹柄依在冲锋枪柄上，吃力地拧开了盖，拉火环套进小手指上。左胳膊肘支起身体，右手擦一擦被血浆迷糊了的双眼。他紧咬钢牙，举起铁杆一样的胳膊，手榴弹还没出手，一阵疼痛袭来，林德先昂起的头倒下了，伤口里，最后一滴血从心脏里涌出，平时老是挂笑的脸，此时，显得那么严肃。

……他倒下了，手榴弹握在手中，拉火环套在手指上，右手，还高擎着——朝着敌人火力点的方向。

阳光从云缝中抛下一缕金辉，盖住了这位指挥员那刚强的面容。

……二号高地前沿，无名红土岗上，飘绕着银灰色的雾气。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刘再高带着九班战士，正观察着敌情。敌人开火了。雾气飘飘的山头上，影影绰绰的人群晃动着，伏在一边的粗壮的九班长任德志，立即组织还击，雨点似的子弹，扫向晃动的人影。

阵地上的敌人，居高临下，疯狂抵抗，白色的人影还在晃动，堑壕里露出的人头来回移动着，象一条条伏在草丛里的狼，正向无名岗上窥探着。

刘再高冷静地观察着前方，细心地分析着敌情。他发现了可疑，从一些不易觉察的破绽里，识破了敌人的阴谋：火力侦察。他从望远镜里，透过淡淡的雾气，发现敌堑壕边上，挂着一件白衣服，一根棍子上顶着没有帽徽的军帽来回游动。“狡猾的东西！”他愤愤地骂了一句，立即命令战士，变换位置，迅速隐蔽伪装。

“哒——”山头上，敌人扫过来一梭子机枪子弹，刘再高栽倒了。子弹打中了他的腰部、胸部，血染红了面前的青草。“连长负伤了。”司号员宋云林叫了一下，迅即爬上来：

“快，架连长下去。”刘再高坐起来，厉声说：“我是指挥员，不能下去。九班长！”任德志立即跑到连长身边。刘再高一字一句向他讲着敌情。脸上沁满了汗珠，每说一句，

心都不由地抽搐一下：“小任，打仗，要勇敢，还要有智谋。”血从他的胸口不断流出。任德志和三个战士，强把他背下山包。刘再高在战士背上，挣扎着，大声说着：“同志们，上级党委信任我们连，把艰巨光荣的任务交给了咱们，一定要打下长条山，完成任务。小宋，放下我，我不能下去……”

浓烟翻滚的三号阵地上，党支部书记、指导员蔡建华，端着血光淋漓的刺刀，带着战士张协震，冲进敌人的堑壕。炸塌的地堡里，一个越寇正要反抗，蔡建华大喊一声，刺刀在鬼子面前一晃，“热呆勒恩（举起手来），”鬼子放下冲锋枪，举起了发抖的手。蔡建华指挥着战士们搜索残敌。忽然，远方一团火光，头上一阵怪叫，凭着经验，他向战士们大喝一声：“敌人的炮弹，快隐蔽。”同志们迅速伏进工事里。一发炮弹，在蔡建华脚下爆炸。他当场壮烈牺牲。

副指导员刘厚干，当即把自己的任务交代给司务长，冲上了蔡建华的指挥位置……

他们象钢铁铸成的人，生，虎气威武地战斗在党召唤的地方；死，凛然不屈地倒在冲锋的路上。他们的脑海里，只有十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这，就是一连党支部一班人。

二、党小组——砥柱中流战凶顽

火光闪闪的四号高地，敌四挺重机枪向外吐织着火网，

封锁着山下对面的小高地。

小高地上，夺取了三号高地后的一排、七班，被弹雨压在地面。四周弥漫着令人窒息的黑烟，弹片、子弹在他们头上前后左右地飞叫着。飞溅的红土石块落在他们身上、脸上。爬在最前面的一排党小组长黄文阁，瞅准空子，正准备低姿跃进，忽听后面传来副连长林德先牺牲的消息。他心里不由一惊，心想：一排长、一班长、二班长负伤都下去了，眼前，没有了指挥员，谁来组织战斗？一个党小组长，面临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对，开战地党小组会！”他爬着召集党员钟详荣、张伟南、曹玉顺、苏建中，又让团员、三班长鲁学庭列席参加。六个人，匍匐在敌火力下，召开了紧急党小组会。

黄文阁指出眼前处境，坚定、有力地说：“现在，我们党小组要挑起战斗的重任。我提议由鲁学庭同志担任指挥员。”全组一致通过了，并制定了正面牵制，两侧突击作战方案。

只用了半分钟的党小组会，又形成了领导核心。鲁学庭带着机枪正副射手，向敌正面猛烈扫射。一条条火的长链，把敌暗堡的机枪火力压住了。抓住战机，黄文阁带领三名党员，拿着集束手榴弹，从右侧一跃而上，向敌堡进攻；党员张伟南，带领几个团员、群众，迂回到左，端着冲锋枪、步枪，一会匍匐，一会跃起，步步推进。

一上午的激战，高地化成了一片废墟，炸塌的地堡里，散落着碎木弹片，山坡下几把粗的松树被拦腰切断，横七竖八地倒着，片片茅草烧成了灰烬。

面对敌人的垂死挣扎，防炮洞里，黄文阁和三排党小组长张协震一起，开了第二次党小组会。会上号召同志们抓紧时间，抢修工事，挖防炮洞，随时准备打退敌人的反扑。还给他们临时编为一个排，由鲁学庭统一指挥。

激战的一天快要过去了。山头上，出现了一阵沉寂，西边的晚霞，象无数条火焰般的彩绸，向着高地的英雄们致意。一阵晚风，吹拂着满身征尘的战士们。大伙钻出防炮洞，从尘土堆里爬出来，从弹坑里跳起来，抖一抖满身的烟尘，摘下军帽，擦一擦闪亮的红星。同志们互相看着，每个人的脸上，除了眨动的眼睛，藏在嘴唇里的白牙外，全是黑乎乎的一片。此刻，爱打闹的人，又开起玩笑、逗起乐来了。

“嗨，这炮弹也有情义，离我几公尺爆炸，气浪把我推过去好远，可弹片却不挨我的身。”

“那当然。你想想，这炮和炮弹，都是当年咱们支援他们的，都是咱们工人老大哥亲手造的，如今，他们用来打咱们，这炮弹哪能干这没良心事哟。”

一个战士从子弹袋上取下一粒冲锋枪弹头，高高举起，诙谐地说：“看看，伙计们，小鬼子想把这颗子弹打进我的胸膛，咳，子弹起义了，它就是不往我心窝里钻，偏偏要进我这弹夹，要反戈一击，立功赎罪哩。”——这颗飞来的子弹，正好被他胸前的弹夹挡住了。

阵阵欢笑，驱逐着战斗的疲劳。有的指着远方的“五四〇”高地，询问着，祝贺着兄弟连队的胜利；有的敲着罐头

盒，看着北方，哼段抒情的家乡调。仿佛这里不是硝烟未尽的战场，而是连队的俱乐部。

党小组长张协震埋头盘算着。敌人一下午三次炮火袭击，又有几个同志负伤了。现在一排加上七、八班，只剩下十四个人了。黄文阁也负了伤。敌人下午进行了炮轰，晚上能不反扑？

第三次党小组会，研究了措施。张协震带着几个同志，把伤员送到山坡下松林里的隐蔽处，由轻伤员照顾。鲁学庭指挥同志们，从一堆堆敌尸上解下子弹，从埋没的地堡里，挖出火箭筒，把手榴弹摆放在每个人的射击位置上。

由于敌炮火的封锁，从战斗打响到现在，他们没吃饭，没喝水。没有水，谁去咽那干崩崩的压缩饼干呢？刚忙活了一阵子的战士们，风一吹，更感到烦躁难忍，嗓子里象冒着火，干裂的嘴唇，迸开一道道血口子。他们一个个无力的依托在堑壕边上，一双双布着红丝的眼，抬头望望天，巴望着飞来一块云彩，落下万滴甘霖。

甘霖，真地盼来了。营指挥所让兄弟连队送来了一壶水。绿水壶，在十四个人手里传递，一双双手，深情地捧着水壶，只让壶嘴在嘴边沾一下，谁都没有挨住水。党小组发命令了，于是，第二轮又开始了。每个人，都轻轻地将一滴凉丝丝的清水滴到嘴边，润一润冒血的嘴唇。轮到二班副班长钟详荣了，他接过水壶，传给下一位同志。

“二班副，一定要喝一口。”鲁学庭劝说着。

“不，我不渴，送给伤员喝。”

“伤员那里有一点。为了战斗，你要喝一口。”

“不渴，给同志们喝。”话音刚完，一阵昏眩，他倒在地上。

清清的甘霖，流进钟详荣干渴的心田。他睁开眼，推开水壶，抓起了锹，趴在堑壕里加修工事。鲁学庭命令他进防炮洞休息。这个刚性党员，在“命令”前流泪了，说：“三班长，你让我干一会吧，干干心里痛快，不多消灭几个鬼子，咋对起倒下的战友呀。”

鲁学庭感动了，同志们感动了，纷纷走到战斗岗位干起来。一壶水，轮了两番，只下去了一点。最后，又送给伤员。

“张协震，三班长。”不知谁喊了一声，同志们忙围拢过来。两瓦电台旁，报务员苏建中正断断续续地向李光德交代着通讯联络的方法和排除敌台干扰的措施。他臀部炸了一个拳头大的伤口，肋骨炸断了。同志们用步枪当夹板包扎了他的左腿。张协震劝他下去，他死也不肯离开阵地一步。他想，李光德是入伍才两个多月的新同志，自己身负着与上级联络的重任。他不能上机，就躺在地上，指挥李光德同营里联络了三个多小时。此刻，他面色苍白，呼吸艰难。在生命的最后一分钟，他还在断断续续地说：“团结在党小组周围，守……住阵地……”说罢，深情地看了看同志们，眼睛闭上了。

张协震采来松枝，遮在烈士安详的脸上。泪珠从十三个同志的脸上流下，十三只右手同时摘下了军帽。

张协震站在苏建中身边，看着悲伤的同志们说：“现在，不是悲伤战友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

十三双手，揩去了眼角旁的泪珠，一致说道：“向上级党委表示我们的决心。”

鲁学庭拿起报话机，向团党委汇报情况，表示决心：

“我们高地还有十三个人，请党委、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同敌人血战到底，只要有一个人，也要坚持下去！”报话机里，传来上级党委的鼓励 and 指示。

党委的关心，鼓舞着大家。

这就是火线上的党小组。她，象一柄特殊材料铸成的短剑，扭不断、折不弯、砍不钝；困难中，她站起来，艰苦里，她顶得住，危险时，她冲得上！

三、党员——碧血一腔书捷报

“我们是共产党员，战斗中，进攻当尖兵，退却做后卫；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为保卫四化，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

这是一连的党员在战前营党委组织的党员宣誓会上发出的一段宣誓词。誓词，象行动的指南，指引着一连去战斗，去冲锋。

十七日晨，七班从另一个方向配合一排攻打三号高地。班长肖镜新，副班长张玉东，带着同志们，乘着雾暗，迅速攻取了敌人的第一道堑壕。山头上，敌人暗堡里的机枪，没

命地嚎叫着。山头上，茂密的茅草、杂树丛里隐藏着敌人的暗火力点。离山头几十米，草全被越寇烧光了，光秃秃的一片开阔地，暴露在敌人的暗火力点下。

“班长，我去炸掉它！”一个虎墩墩的、一笑露出一对虎牙的战士，挺身而出，向班长请战。

“好！马国民，我组织全班掩护。”

七班所有的火器开火了，乘敌机枪被压制的瞬间，马国民挟着直列炸药包，手伏于地，侧身向前，象只捕鼠的猫，敏捷地向敌堡爬去。这个南昌步兵学校示范班出来的勇士，用上了他从步校学来的十八般武艺。离敌堡越来越近，敌人跳动着的机枪口，喷着火苗。马国民眉头一皱，抽出一枚手榴弹，一扬手，甩向地堡前面。手榴弹腾起一道烟墙，马国民一跃而起，将炸药包捅进地堡。随着一声巨响，敌人、机枪飞上了半空。

“上！”肖镜新发出了冲锋令。

“哒——”左侧不远处，半人深的草丛中，又冒出一团火舌。刚爬起来的战士又被压住了。

“他妈的，老子饶不了你！”马国民大骂一声，气得两眼冒火。不等班长命令，就从一个战士的手里拿过炸药包，朝第二个地堡爬去。背上，子弹象一群红头苍蝇，嗡嗡叫着划过。他不断变换着前进的姿势，快接近地堡了，他紧趴在地面，心里默默数着敌人机枪打一梭子子弹的时间，数着，数着，忖量着换梭子的时间到了，一个箭步，快如流星，疾如闪电，朝地堡前沿的一片草地扑去，跃到了敌人机枪射

击的死角地带。马国民喘了一口气。这时，敌堡里的鬼子兵发现有人冲过来，机枪射不住，就很快把一支冲锋枪伸出射击孔。马国民眼捷手快，脑瓜子一转，一个翻身，朝旁边连滚几滚，随手抓起一把土块，撒向一边。土块落处，一丛丛茅草晃动起来。“哒哒哒”，小鬼子的冲锋枪一梭子扫向晃动的草丛上，飞起一串串火星。随即，又向子弹落处投过五个手雷。手雷在山坡上滚动着爆炸了。敌人调转了枪口，误认为冲进他们眼皮下的勇士除掉了。马国民毫不怠慢，心里暗暗骂道：小鬼子，你以为老子死了，老子不把你们送上西天，死还合不上眼哩。他麻利地爬到敌堡跟前，一扬手，把直列炸药包塞进射击孔，拉着了导火索。就在他翻身向下滚的时候，发现了环形地堡的射击孔是二层，外面口大，里面口小，中间还有一层障碍物。直列炸药包横摆在外口，是炸不毁地堡的。只剩下半截铅笔长的导火索，“吱吱”冒着烟。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马国民毅然抽出炸药包，倒了个方向，照准正中间，死命地捅进去。他一个翻身，朝山下滚去。

地堡炸掉了，他也震昏了。等他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时，四周黑洞洞的，眼睛睁不开，耳朵里嗡嗡乱叫。“就这样完了吗？”他这样想着，“完了，也够本了，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了。”战斗一打响，他把五元钱交给党支部书记，说：

“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这就是我最后的一次党费。”他在写给爸爸的信中说：“爸爸，一个月后，如您收不到我的信，那我就是牺牲了。那时您应该高兴，您养了个有出息的孩子，他死在战场上，死在保卫四化的阵地上，死得其所，